

甘肅卓尼藏族「魯神」圖形 核心內涵之研究^{*}

呂春祥

西安美術學院副教授

摘要

「魯神」是以卓尼藏族地區原始宗教的「萬物有靈」思想為基礎，以其獨特的地理環境和宗教文化為依託，經過長期的相互作用與融合，從而形成的帶有濃郁地域性特點和內涵的藝術形式，它不但積澱和保留了較多的卓尼地區原始文化特點，同時它還吸收和融合了包括佛教等其他外來文化的因素，可謂相容並蓄、博採眾長。從「魯神」的核心內涵來看，它不但展示了卓尼藏族藝術的無限魅力，它還體現了卓尼藏族社會重視人與人、人與自然之間和諧發展的理念，更是卓尼藏族地區人們價值觀和審美觀的集中體現。

^{*} 收稿日期：2011/05/11，通過審核日期：2011/09/14。

【目次】

- 一、前言
- 二、克己愛物的生態意識
 - （一）獻供魯王寶瓶彰顯的生態意識
 - （二）民間傳說中體現的生態意識
- 三、興象高遠的前瞻性
 - （一）「魯神」圖形「萬物有靈，眾生平等」思想的前瞻性
 - （二）神水拜祭活動中的憂患意識
- 四、虔誠、達觀的情感流露
 - （一）虔誠的情感表現
 - （二）達觀的包容性
- 五、驅吉避禍的祈願性
 - （一）自然生態的印痕
 - （二）歷史文化的記憶

關鍵詞：西藏佛教、「魯神」圖形、核心內涵、環境意識、萬物有靈

一、前言

「魯神」梵文名為「那伽」(Naga)。佛教典籍將其專指「八部眾」中水棲的人首蛇身的畜牲；佛經《大智度論》中解釋為：「那伽，或名龍……」¹。在卓尼藏區「魯神」是佛教信仰中的護法神，具有掌管水域、氣候、雨水、財富、疾病之類的功能。它的形態和內涵並非是指某種具體的動物和專屬的含義，它是一種可以隨時變化，由多種動物特徵結合而成的神靈，從外在形態來看，它有時以蛙、螃蟹等水生動物出現，有時又以牛、羊、馬、鹿、蛇等獸類形象出現，但它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特徵，那就是人身獸頭或人身蛇尾。

「魯神」以其獨特的表現形式在卓尼藏族地區得以不斷的傳承和發展，一方面得力於其傳統文化的包容性和多元化特徵，更重要的是體現出卓尼藏族人民面對生活環境所表現出的智慧、執著和樂觀的民族個性。「魯神」作為卓尼藏族歷史文化和生活發展的記憶密碼，通過對它的探討和解讀，不僅使我們從中可以瞭解卓尼西藏佛教藝術的魅力，也使我們體會到卓尼藏族人民在長期的生產、生活實踐中所形成的社會觀、生態觀和文化觀。尤為重要的是通過對「魯神」核心內涵所具有的「千載寂寥，披圖可鑒」的認識的深刻理解，為我們今後的人生規劃乃至社會生活起「惡以誡世，善以示後」的警示和啟迪作用。

二、克己愛物的生態意識

「魯神」信仰在卓尼藏族地區長期的發展嬗變中，形成了豐富多彩的文化內涵和獨具特色的文化形態，其中克己愛物的生態意識就是「魯神」信仰中最為重要的內涵之一。克己愛物的生態意識在卓尼藏族地區表現的極為普遍和司空見慣，例如：由於水在卓尼藏族地區是與生產、生活和生命休戚相關的重要物資，因此在卓尼藏族地區有水源和溪流的地方，每逢佳節，人們便拿著柏樹

¹ 《大智度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頁49。

枝、桑仔、「三白」²、「三甜」³等到泉水或河流、湖泊邊念經煨桑的供祀活動，許多水源附近都會看到人們祭拜後留下的物品。⁴在這裏人們都小心翼翼的保持著對水的崇敬，向水中亂扔污穢之物和污染水源是被嚴格禁止和禁忌的，甚至在水域附近隨意挖土、砍伐樹木等行為也是要受到懲罰和禁忌內容。他們普遍認為「魯神」極為喜歡清潔，它們也與人類一樣有著自己的喜怒哀樂和生活環境，同樣也像人一樣要受到輪迴之苦。因此，它們居住的泉、湖、河、海、井等生活環境必須要時刻保持清淨，否則就會使其情緒焦躁不安、易於發怒從而給生活在附近的人們帶來災難和疾病，而由此引發的疾病任何藥物和治療都是難以治癒的，只有通過一定的方式和祭祀活動，得到「魯神」的原諒，疾病才能得以痊癒。

魯王寶瓶安放是卓尼藏族地區祭祀「魯神」活動的主要內容，他們認為通過安放魯王寶瓶對「魯神」的祭祀，會得到「魯神」的護佑，可以使供奉寶瓶者獲得不可思議的加持力和福祉。因寶瓶具有的加持力，可消除水災以及由水質變化引起的災害，消除和化解不好的氣場，令生態環境平衡。它還可以使人身體安健、疾疫不染。將魯王寶瓶埋在耕地之中，則可使莊稼、果園豐收。總之，寶瓶所在之處，護法神和護方神等皆大歡喜，人人家宅平安，福報增長，家業興旺。⁵

除此之外，卓尼藏族克己愛物的生態意識，還表現在對自然萬物的崇拜中，除了極力保護他們賴以生存的水資源外，他們還善待自然界的萬物，禁止砍伐樹木、破壞森林、打獵殺生。禁止進入神山聖水進行砍伐、打獵、採集和漁獵。例如：在卓尼藏族地區蛇也被當成「魯神」的眷屬受到人們崇敬，平時在生產生活中看到蛇，人們通常不去傷害它，使用平和方法讓其自然離去，然後要進行煨桑祭祀，意思是如有不敬和冒犯之處請求它寬恕。雖然卓尼藏族地區的「魯神」崇拜，是從宗教信仰和禁忌入手，在人們精神和思想上樹立起了

² 三白：指牛奶、優酪乳、酥油。

³ 三甜：指白糖、黃糖、蜂蜜。

⁴ 華銳·東智，〈拉卜楞藏區對「魯」神的認識與崇拜〉，《安多研究》3，頁65、73、84、91。

⁵ 終南山密嚴寺博客，2007/09/18，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2628b401000avr.html。

克己愛物的生態意識，但是這一禁忌的作用和思想，無疑對卓尼藏族地區的生態環境和資源的可持續發展，創造了良好的人文環境和社會習俗。

（一）獻供魯王寶瓶彰顯的生態意識

在卓尼藏族地區對「魯神」的信仰，並非是一項簡單的傳統民俗習慣，它關係到每個人和家庭的福運和平安，這一意識是卓尼藏族地區人們普遍的認知。他們認為真誠敬奉「魯神」寶瓶，可使敬奉者財源廣進、官運亨通，闔家遠離種種疾病，身體平安、健康，令孩子「天生俊美、見者喜悅」⁶。消除可能發生的各種傳染病，減少冰雹、洪澇、乾旱等災害。同時也可減輕或消除平時因無知和不小心，而冒犯「魯神」或其眷屬，導致的病苦、災劫和不覺之障礙。

與其他西藏佛教內容以修來世的圓滿而言，「魯神」寶瓶求的是今世福報，獲得今世的財富、福祿，較其他的修行方式來說更具有較強的現實作用和實用價值，當地人至今深信「魯神」有著這種非凡的神力，因此，這個活動每逢佛或菩薩的誕辰日、十齋日、供養魯王日等吉時，還受到當地人們的追捧。近年來，「魯神」崇拜活動不僅沒有弱化，反而更加興盛和逐漸擴大，尤其是以個人或家庭為單元的祭拜「魯神」和安放魯王寶瓶的次數越來越頻繁。

當今的人們為何要熱衷於安放「魯神」寶瓶呢？通過訪談我們瞭解到，由於現代科學技術發展和對自然資源的過度開發，令「魯神」家族和其眷屬的財富和生存空間不斷減少，導致了「魯神」日益貧困和身體虛弱，它們內心痛苦不堪、心煩意亂，所以「魯神」就令世間瘟疫不斷、福德減弱、災害頻發、經濟衰退等，個人的生活和精神也受到了極大地影響，通過製作和安放寶瓶加以修持，就能平息眾「魯神」們的痛苦，使它們獲得無上殊勝的安樂與平和，幫助人們福澤祥瑞、消除災難、增長財富，使得風調雨順、國泰民安，心想事成。

⁶ 「地藏緣論壇」，2009/09/02，<http://www.folou.com/viewthread.php?tid=164993&page=1&authorid=23050>。

這些內容雖然現在看來雖然過於簡單和片面，但由於目前市場經濟的發展，社會競爭日趨激烈，在人們的內心焦慮和心理的失衡現實情況下，對神靈的祈求有助於緩解緊張的心理壓力，並增添生活的信心和動力，是不爭的事實，僅就此而言，無論是佛事活動，還是「魯神」寶瓶安放活動，都對現代人有一種正面的積極意義和心理調節作用，這一點是不容置疑的。再者魯王寶瓶在海洋、地下、水源處、參天古木之樹幹、岩山等處所埋藏的安放儀軌，能夠不斷的提醒人們對自然環境和資源保護，從而提高人們的環保意識，單就這一點來講就有著不可估量的價值和意義。

（二）民間傳說中體現的生態意識

在卓尼藏族的許多民間傳說和地方性的約束條文中，都對水源地和對所謂「魯神」的生活區域精心保護起來，格外注重對這一地區內人們行為方式的約束，尤其是對觸及自然界和「魯神」領地行為的約束尤為嚴格。例如：在卓尼藏族地區很多鄉規村約中，在湖中或泉邊小便是對「魯神」最大的不敬，會受到懲罰；挖掘神山或採集神山上的草木帶回家，就會陰部腫爛痛苦不堪；夏季讓牲畜踐踏草地，在草地上挖渠等行為，都會受到制裁和體罰。⁷ 在卓尼藏族的民間傳說中，有關的傳說和故事更是不勝枚舉。在李翎 2002 年博士論文〈藏傳佛教圖像研究〉中就記錄下了這樣一個傳說，為了更加詳細說明卓尼藏族人們對自然生態的重視，附錄如下：

許久以前，有個老漢準備埋葬他死去的兒子，請來了一位卦師，卦師對有關喪葬和祭祀的事情做出安排。根據卦師的建議和決定，老漢又請了幾位祭司，準備了牦牛、馬、鳥、綿羊、山羊等牲畜用來祭祀，儀式一切進行的非常順利。沒想到，第二年老漢給兒子舉行祭奠的時候才知道，這些自命不凡的卦師給他兒子選就的墓地正好就在「魯神」的領地上，生活在那裏的「魯神」受不了這種無視於他們存在和牲祭儀式時的血腥行為，「魯神」首先把一種怪

⁷ 丹曲，《安多地區藏族文化藝術》（蘭州：甘肅民族出版社，1997），頁 129-131。

病傳染給了那位選墓地的卦師。儀式舉行後的當天，卦師就病倒了。雖然卦師本人還是方圓百里有名的醫師，可是想盡了一切辦法病情還是毫無起色。他們只好去求辛繞米沃來幫忙醫治。辛繞米沃看到卦師的病情，立刻就明白卦師的病因，吩咐卦師的親人去準備各種各樣「魯神」最喜歡的果品和東西，然後在老漢兒子墓地的附近，舉行了一個召喚「魯神」的儀式。「魯神」被迫出來對辛繞米沃抱怨說：「那些祭司在它的領地上建了一座墓地，已經是對它極大的不敬，它最初也並不想懲治那個無知的卦師，但是看到他們連年在自己的領地上焚燒草木和血腥的牲祭，既干擾了「魯神」的平靜，又給它們賴以生存的淨地帶來血污和迷霧一樣的硝煙，所以它才想給卦師一點教訓，因為他身為卦師，竟敢挑選「魯神」的領地作為老漢兒子的墓地。辛繞米沃同「魯神」經過一番對話後，「魯神」收回了卦師身上的病根，他們的病不治而癒。⁸

從這則傳說來看，用禁忌的手段使人們順從自然，保持自然的完整性，進而保護其生命力，維護自然生態環境的和諧平穩發展是「魯神」崇拜的核心，也是卓尼藏族自然生態觀的具體表現。也許正是遵循這樣一條重要禁忌，有效地保護了當地的自然資源，至今這些地方林木茂密，牧草豐盛，山清水秀，風光美麗，自然生態一直處於良好的狀態。雖然從嚴格意義上來講，「魯神」崇拜是從宗教的層面來保護自然資源的，其目的是通過這些內容使人產生對宗教的依賴和敬畏，但其實際效果卻維護了自然生態環境的平衡發展。近年來，隨著經濟不斷發展，人們的宗教意識逐漸淡薄，急功近利式的資源掠奪和過度的旅遊開發，使卓尼的生態環境急劇退化，森林資源遭到極大地毀壞，在此局面下，重新審視和研究「魯神」的核心內涵，相對於簡單的蒼白說教來講，可能要來的更加有效和具有現實作用。

三、興象高遠的前瞻性

「魯神」信仰作為卓尼藏族地區歷史文化的產物，從表面上來看似乎是人

⁸ 李翎，〈藏傳佛教圖像研究〉（北京：中央美術學院博士學位論文，2002），頁89。

類跟自然鬥爭妥協的結果，是宗教思想影響下的必然。但如果我們從對「魯神」信仰的具體內容來看，其中很多地方都是人類意識的反映，是通過「魯神」作為傳達媒介，建立起來的人類與自然和諧發展意識的物化體現，站在當今社會提倡建立環境友好型社會的概念來看，隨著人類對環境問題的認識水準不斷深化，一種以環境資源承載力為基礎、以自然規律為準則、人與自然、人與人和諧的社會形態越來越得到現代社會的重視。圍繞著「魯神」信仰建立起來的，不破壞污染水源，不砍伐樹林，不任意破壞自然環境，不捕殺野生動物以及告誡人們如何利用人與自然的關係為人類服務，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對自然保護和保持生態平衡等觀念，都具有興象高遠的超前意識。

（一）「魯神」圖形「萬物有靈，眾生平等」思想的前瞻性

「魯神」是建立在六道輪迴和業報論思想基礎上；體現萬物有靈、眾生平等、慈悲為懷西藏佛教教義的精髓所在，這些宗教理念在深層次上支配著卓尼藏族人們的思想意識和行為模式。因此也是「魯神」圖形不斷傳承發展的根本動因。他們堅信「魯神」為護法神祇的身份還要受到六道輪迴之苦和業報的懲罰，而人類作為六道生命中的生靈，在無盡的生死流轉中，冤親是變化無定的，自己的前世可能為動物或家畜，來世還有可能轉為生物，因此，對一切眾生絕不應該有親疏之別，更不能以自己的價值需求判斷其他生靈存在意義，一切生命無論大小，都是自然和宇宙生命力的有機組成部分，不得任意被暴殄，而應以眾生平等、慈悲為懷的菩提心來加以保護。為使這一意識和思想在真正意義上得到落實，不管是西藏佛教儀軌還是各個不同歷史時期的法令中，都制定了有關生命主體與生存環境關係的基本準則。例如在文獻資料《律藏注疏》中就規定：「不得飲用有魚類動物在內的水澤而傷它們；不得在樹茂草豐的地方興建房舍；不得亂砍濫伐花草樹木；不得故意殺生；不得自己或鼓動他人去挖掘實地四指以上或取土；不得損壞植被和種子。無論違犯什麼律儀均會受到業報，死後將墜地獄，即使生於人間，也要遭諸多疾病、壽量短促、資財匱

乏、妻不貞良、受他欺誑、眷屬不和等惡報。」⁹ 按照現代生物學的觀點來看，似乎西藏佛教的有關規定，導致生物種類的退化，違背了優勝劣汰的自然規律。其實這正是我們人類以自己的需求觀，來判斷其他生靈存在的謬誤所在，也是導致當今社會資源貧乏和生態危機的重要緣由。從自然發展的客觀規律來看，生物種群本身就處於一種自我調節、自我修補、自我緩解、相互依存的變化過程。一個動、植物群達到一定密度時就不能繼續發展，而會保持一定的調整和自我平衡狀態。西藏佛教對一切生靈保護的思想才完全吻合了生物發展的自然規律。儘管可能這種思想和觀念是西藏佛教以維護宗教教義為目的而形成的，從保護生態的角度來看還沒有形成專門的、完整的生態思想體系，但其內容對於強化人們的環保意識、對保護生態環境和優化人類的生存環境，都起到了不容忽視的啟示、示範和教育作用。

（二）神水拜祭活動中的憂患意識

神水拜祭是卓尼藏族人與自然和諧生態觀的又一具體展現，雖然相對於土地資源來講，卓尼藏族地區水資源相對較為豐富，但對水資源的保護在當地也相當得到重視。他們認為水是一切生命之源，任何湖泊河流都是「魯神」的居住範圍，一旦被有所污染，人們都會災禍臨頭得到懲罰。例如：當地人們把流經卓尼的洮河，稱作「碌曲」，意譯為「魯水」或「神水」，這一名稱本身就蘊含著他們對洮河水的敬畏和珍惜之情。另外，卓尼杓哇鄉的阿媽周措湖為甘南境內五大聖湖之一，每年都有各方信徒前去祭湖和進行祭祀活動。

神水拜祭活動就是通過宗教形式，來協調人與湖泊河流的關係，從而把人類生產生活必不可少的珍貴水源神聖化，來達到保護的目的。在神水拜祭中，不僅神水是有靈性的，就連生活神水中的生物都是神水的組成部分，成為了膜拜的對象。在此基礎上，卓尼藏區逐漸形成了神水拜祭儀式，並流傳至今。例如，在整個藏區盛名遠揚的阿媽周措湖，據傳說是「天宮仙女」劈山開石時而引流成湖的，後來被天宮仙女當作一面神奇的鏡子流傳於人世間，由於受過

⁹ 措那巴·西熱桑布，《律藏注疏》（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8），頁 54。

「天宮仙女」的加持，阿媽周措湖的湖水在一年四季之中，總是旱而不減，澇而不溢。每年夏天都會有眾多的四方香客跋山涉水、千里迢迢、絡繹不絕的來此朝聖，敬香禱告、煨桑誦經，向湖中投擲五穀祭品。

神水拜祭在客觀上起著淨化周圍空氣、具有改善大自然環境和保持水土流失的能力和作用，特別是對於水源的潔淨和充沛起了良好的保護作用。雖然水資源在卓尼藏族地區來講，並不像其他資源一樣匱乏，但以今天的環保眼光來看，我們不得不為卓尼藏族人民的憂患意識和超前意識感到由衷的敬佩。

四、虔誠、達觀的情感流露

虔誠和達觀情感是「魯神」圖形所傳達給人們的內在感受之一，面對惡劣的生存環境，卓尼藏族人民以堅韌的意志，樂觀豁達情感，追求善美的心靈塑造著體現他們特有的審美情趣和志存高遠的智慧圖形，他們以博大的胸懷傳承著傳統的文化，以真誠達觀的性格對不同文化的精髓進行有效的吸納，以鮮明的創造性和民族風格延展和豐富著自己的文化傳統，並以他們達觀、智慧的性格魅力不斷化解著地域、民族和不同文化之間的阻隔。

（一）虔誠的情感表現

在卓尼藏族地區對「魯神」的描繪，不僅僅是普通的藝術表現形式，每一個「魯神」的塑造都是描繪者用心靈去體會宗教思想，理解和認識教義精神的必要過程。都是本尊與自我融合為一的修行途徑，對「魯神」塑造的過程是作者人生價值的反映，體現了他們的根本追求。正因為有了這樣的情感，因此在塑造的過程中，他們自然而然就把身心沉浸於神聖超然的情感之中，從而獲得超凡脫俗的精神昇華，獲得精神上的滿足或安慰，「魯神」成為他們心靈的渴求和精神寄託的產物。

雖然按照西藏佛教造像的儀軌，每一個「魯神」藝術都必須符合佛教經典，特別是《造像量度經》中有關造像的規則或法度，這似乎是限制了作者在塑造過程中個性的發揮，但由於每一個人都有著不同的心歷路程和需求，因此

每一個「魯神」形象就表達出不同的神態和情感特徵。以往我們在探討西藏佛教以及其他宗教藝術時，總是把藝術本身的外在形式放在重要的位置，忽略了宗教藝術圖形存在的根本意義和人們在塑造過程中的情感因素，因此造成了許多在理解和解釋上的偏差，對於卓尼藏族「魯神」圖形來說，任何從外在形式去分析和解釋的方法，都是有缺憾和沒有說服力的，只有理解了卓尼藏族「魯神」的內涵，才能較準確地認識和理解它的精髓所在和實質內容。

（二）達觀的包容性

在卓尼地區「魯神」的概念和具體形象，雖然早在原始苯教時期就已經存在，但從「魯神」圖形的發展演變和不同時期的表現形式來看，不同時期的「魯神」都不同程度的受到了當時社會背景 and 文化的影響，單從對後來對「魯神」的形成和發展影響較大的佛教來說，佛教思想的滲透客觀上刺激並豐富了卓尼「魯神」圖形的形態和內涵，給卓尼藏區的「魯神」帶來全新的風格和內涵，使「魯神」的形式和內容都發生了巨大的改變，尤其是佛教蓮花紋和佛光的運用，佛教藝術多角度的構圖形式和精細的表現方式都強化了「魯神」的表現力和審美感。「魯神」由原來的簡樸、粗狂和獠厲的兇悍之態，轉變為繁華、精細和溫和柔美。例如，在佛教傳入之前，「魯神」多為蛇類或水生動物的形狀，在佛教藝術的形象下，卓尼藏族的「魯神」大多成為了上部身體呈人形，下部是蛇形，頭部都繪有一條或多條小蛇的美麗的女性形象。（圖 1、圖 2）「在構圖上在先前卓尼藏區的『魯神』基本都是將所有形象平行，沒有縱深和遠近的空間關係。由於佛教藝術的影響，使『魯神』的寫實性和立體感大大增強，具有了較強的審美效果，結構嚴謹、栩栩如生」¹⁰。最重要的是由於佛教萬物有靈、眾生平等、慈悲為懷思想的影響和融入，進一步強化了「魯神」精神內涵的形成和確立，成為卓尼藏族傳統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難能可貴的是每一次的融合和影響都不是對這一圖形簡單的同化，它往往是經過卓尼地區傳

¹⁰ 廖方容，〈淺析造像量度經中的象徵性因素〉（成都：四川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7），頁 72。

統文化的吐納和改造，創生出的新形態。「魯神」藝術相容和綜合的精神內涵，是卓尼藏族「魯神」圖形生生不息，不斷納新發展的生命源泉，也充分表現了卓尼藏族人民海納百川的博大胸襟和達觀的性格特徵。



圖 1 卓尼地區早期的魯神



圖 2 佛教藝術影響下的魯神

五、驅吉避禍的新願性

許多時候我們只是將「魯神」放置在以宗教框架為中心的範圍之內，把圍繞著「魯神」進行的有關的活動和行為，看作是一個滿足宗教需要的教化過程，忽略了「魯神」本身存在所蘊含的功利性需求。調查和研究表明，其實所有附加在「魯神」圖形中有關的政治、宗教等意識形態方面的內容，對於卓尼藏族的民眾來說，都可能過於深奧難懂，或許從根本上來講他們也不想去懂，在他們看來獲得物質上的需求，相對於精神內容來講要更真實一些。因此，通過「魯神」這一載體達到功利性的目地，才是「魯神」在卓尼藏族地區存在和繼續存在下去的根本動因和基礎，雖然從表像上來看這一論述似乎過於片面，實際上我們可以從流行於卓尼縣和臨潭縣一帶的「湫神賽會」和「巴郎鼓舞」民間祭祀「魯神」活動的內容看出，趨吉避禍的思想和意識是人們對「魯神」最普遍的認知，圍繞著「魯神」進行的任何形式和行為，其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希望通過「魯神」的護佑，達到生活和美、風調雨順、五穀豐登的目的。在他們的思想裏對「魯神」的祭拜就是對雨的祈求，有了雨水的浸潤莊稼就會有好收成，幾乎所有的活動內容和形式無一不是趨吉避禍心理的一種表現。

（一）自然生態的印痕

卓尼藏區的「魯神」數量之多，祭祀範圍之廣，是沒有到過卓尼藏族地區的人難以想像的。各處的寺廟內外，大大小小的溪水、河流，家居的房前屋後、院內院外，「魯神」的形像隨處可見。祭祀「魯神」的廟宇或高或低，或簡或繁，幾乎令人目不暇接，實在令人唏噓感慨，這其中到底是什麼力量和動力在促使卓尼人，不知疲倦、生生不息的在進行著這一偉大的創造性活動和行為呢？正如當地的一位喇嘛所言：「你不能小看這每一個圖形，每一個圖形在我們藏族人眼裏就是一份幸福，每一個圖形都顯示了我們卓尼藏族人的生存智慧，每一個圖形裏彰顯了卓尼藏族對這片土地的熱愛和敬仰。」¹¹ 我想這番

¹¹ 劉藝斯，《西藏佛教藝術》（北京：文物出版社，1957），頁96。

話不但隱含了卓尼藏族人民對美好生活的渴求，也反映了卓尼藏族人民對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思考與希冀。

卓尼藏族自古以來就過著半耕半牧的生活方式，在生產力低下的過去，靠天吃飯是卓尼社會生存的現實。他們的意識中只有對自然的依賴才能達到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才能得到生活的需求和滿足，他們眼中的山水、樹木、河流、日、月、星、辰、動物等，都是自然賦予他們的財富和生活的希望。千百年來，卓尼藏族人民在長期的生活實踐中，不僅積累了大量的生產勞動技能，還認識到了保護生態環境與自身生活的關聯性和重要性，在卓尼的宗教信仰中，關於不同生命的價值觀和保護自然的教誡比比皆是，這些教誡不僅描述了如何保護環境等內容，同時還對保護生態環境與破壞生態環境的利弊作了深入的闡釋。這種理念在卓尼藏族的生產生活和活動中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卓尼藏族對「魯神」的崇拜習俗就是這一理念的反映。客觀上來講，對「魯神」的崇拜現象，就是用樸素的道理和宗教的威嚴，告誡人們保護生態環境就是保護人們賴以生存的自然資源，也是保證人類幸福生活的基礎，破壞生態環境就會導致資源的枯竭，從而導致人類生存的危機和災難的降臨。卓尼藏族人民就是這樣將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對自然和諧相處的理想，蘊含在「魯神」圖形之中，年復一年、日復一日的追求著他們心中的理想，「魯神」圖形也和這個理念一起成為卓尼藏族傳統文化的一個重要部分。

（二）歷史文化的記憶

「魯神」圖形伴隨著卓尼藏族在歷史的進程中相互依存不斷發展創新，以其獨特的形式記錄了卓尼藏族歷史文化發展的進程。本節將以考察期間的兩個採訪資料為依據，圍繞著「魯神」圖形的發展與變遷，還原卓尼歷史文化發展的脈絡，揭示卓尼歷史文化的真實面貌。

田野調查資料 1：（2003 年 8 月卓尼縣勺哇鄉的村民丹增嘉措家）

在卓尼縣勺哇鄉的村民家灶壁上的圖形：造型與蠍子類似，身體像蟹類，長有八隻腳，兩隻大大鉗子式的手臂，細而長的尾部，與蠍子極為相似。另一

紋樣為蛇形紋，尾巴捲曲，身體呈弓形，嘴部大張，身體下繪有吉祥結圖形（圖3）。女主人用當地方言對描繪圖形的想法，做了這樣的解釋：

這些神神「麻答」¹² 的很，「舞弄」¹³ 不好，生了氣能給人帶來好多「麻答」事，這是先人留下地，在額們這噠，家家基本都畫著呢，過去就是叫神神護佑，一家老小「窩窩也也」¹⁴，有吃喝，不得病，現在畫的少哈了，很多人家都用煤氣咧，水缸也沒咧，把個神神都弄得沒處安置咧，額女子說這是迷信。這是她奶畫下的，還說叫我也學下，影影我留下咧，閑下了也學一下，總是先人留下地，會了也是個「應想」¹⁵。



圖3 卓尼縣勺哇鄉的村民丹增嘉措家灶壁上的魯神圖形

田野調查資料2：（2003年8月畫師如仁增措工作室）

藝憎未完成的難陀魯王像：難陀魯王也稱歡喜魯王，是護法「魯神」之

¹² 方言：麻煩，棘手的意思。

¹³ 方言：服侍，伺候的意思。

¹⁴ 方言：舒舒服服之意。

¹⁵ 方言：有懷念，念想之意。

首。盤髮高髻頭後有七條小蛇呈散開狀，面露祥和之色，右手持劍，左手內收靠緊腹部，盤腿而坐，袈裟飄逸（圖 4）。在畫師休息的間隙，畫師對眼前的這幅唐卡做了如下描述：

這個題材的唐卡在俄們這，受歡迎的很，每年都要畫好多幅，請的人多，畫都畫不過來，這個「魯神」喜慶的很，請回去圖個吉祥。你別看他現在的樣子笑哈哈的，過去他可是個害害神¹⁶，經常興風作浪禍害世間。後來被蓮師¹⁷降服，蓮師本領大地很，不但降服了它，還教育了它，改邪歸正後才成了現在的樣子。你看神氣的，你看頭上的小蛇，是最毒的眼鏡蛇，那是他原來形像的代表，手裏拿個智慧劍，成了護法了。其實，這畫的意思就是教育人要學好，別幹壞事，幹壞事人人恨，幹好事人人都尊敬你，你也能落個好結果。



圖 4 畫師如仁增措描繪的魯神圖形

¹⁶ 方言：壞極了的意思。

¹⁷ 指蓮花生大師。

從以上的資料來看，不管是「魯神」作為虛幻形像還是神靈形像，不管他是在宗教儀軌還是在村裏鄉間，它作為一種代表幸福美滿、吉祥安康、抑惡揚善的典型形象，成為一種信仰人數眾多，生活色彩濃郁，群眾喜聞樂見的藝術形式，深受卓尼地區當地人民喜愛。「魯神」圖形這些具體的表現形式在卓尼藏區，不但超越了符號本身所具有的內涵，它還成為卓尼藏區不同文化認同思想的具體表現，也是卓尼藏族地區多元文化相容並蓄，歷史文化底蘊深厚的寫照。

總之，「魯神」在卓尼藏族地區不但營造出一種真摯、生動、醇厚的藝術氛圍和形式，其獨具魅力之處還在於，它並沒有單純地去表現對「魯神」膜拜的功能性需求，而是以「魯神」這一藝術形象為載體，打破宗教思想的束縛，使出世的宗教內容融入了許多入世生活的智慧和情趣，營造出一種自然和諧、恬然自足的生活美景，使「魯神」這一特定的虛擬形象，折射出豐富的文化意蘊。卓尼藏族「魯神」實際上是人們精神情感和物質需求的積累過程。因此，可以這樣講，「魯神」圖形是人們對神靈情感態度的結果，昭示出卓尼藏族人民的生活哲理和信念，彰顯出卓尼藏族地區豐富的藝術語言和深厚的文化底蘊。

引用文獻

佛教藏經或原典文獻

《大智度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中日文專書、論文或網路資源等

丹曲（1997）。《安多地區藏族文化藝術》。蘭州：甘肅民族出版社。

李翎（2002）。〈藏傳佛教圖像研究〉。北京：中央美術學院博士學位論文。

措那巴·西熱桑布（1998）。《律藏注疏》。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

華銳·東智（2002）。〈拉卜楞藏區對「魯」神的認識與崇拜〉。《安多研究》3。頁 65-73。

廖方容（2007）。〈淺析造像量度經中的象徵性因素〉。成都：四川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劉藝斯（1957）。《西藏佛教藝術》。北京：文物出版社。

「終南山密嚴寺博客」。2007/09/18，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2628b401000avr.html。

「地藏緣論壇」。2009/09/02，<http://www.folou.com/viewthread.php?tid=164993&page=1&authorid=23050>。

Study of the Distinctive Features of the Artistic Form of the Deity Lu of the Co-ne Tibetan People in Gansu Province of China

Chun-xiang Lu
Associate Professor
Xi'an Academy of Fine Arts

Abstract

The artistic form of the deity Lu, or Dragon-god, is inspired by the animistic belief of the Co-ne Tibetan people. Through a long-term process of mutual integration and evolution, it has become an artistic form with rich national and regional cultural features and specific connotations. This artistic form has not only accumulated and retained original, local cultural features, but it also absorbed and integrated foreign cultural elements. Therefore, it can be viewed as an all-inclusive artistic form widely drawing upon the richness of both local and foreign aspects. The distinctive religious connotations of the Dragon-god express the boundless charm of Co-ne Tibetan art. They convey the notion of ideal harmony between man and man, man and object, and man and nature in Co-ne Tibetan society. They also embody the ideals, values and aesthetic norms of the Co-ne Tibetans. In recent years, the dragon pattern art has received extensive and increasing attention from scholars, providing vital historical materials for research on nature, history, politics and the culture of the Co-ne Tibetan-inhabited areas.

Keywords: Tibetan Buddhism; Dragon-god pattern art; Distinctive features; Environmental consciousness; Animism